

有一种爱,永不退休

岳父退休后,岳母的白内障更严重了。岳父便急急慌慌地张罗着把岳母送进了医院。到医院一查,她还有眼压高的问题,必须做手术。

一向强势的岳母这时弱小得像个孩子,抓着岳父的手,紧紧的。这时,岳父把弓着的脊背挺了挺,似乎想证明自己还行。

岳母手术后,眼睛被纱布蒙着,眼前一片漆黑。这时,她谁也不要,只拉着岳父,让他陪着自己。岳父便时不时拍拍她,和她说几句话。有一天,我发现岳父捧着一本《聊斋》,在给岳母讲故事。岳母一边听,还一边提出质疑:“青凤为什么就那么相信耿生呢?”“婴宁为什么会那么任性呢?”

这不都是老掉牙的故事吗,有什么可讲的,还不如买个播放机,什么笑话、相声和评书没有呢?我对岳



图片由 AI 生成

父的做法感到不解,他却笑呵呵地说:“你妈不是寂寞吗?有人和她说说话,聊聊天,也不至于寂寞啊。你妈就这习惯,喜欢我唠叨。”岳母喜欢听岳父唠叨?平日里,岳父说错一句话,就会被岳母劈头盖脸地一顿数落。看着岳父喜滋滋的模样,我还需要答案吗?

岳母出院没多久,一向身体不错的岳父突发中风,尽管抢救及时,但行走受限。岳父要回家,向来性格急躁的岳母却慢了下来,轻声细语地安慰他:“我们不

是有医保吗?多住些日子也花不了几个钱。孩子们有手有脚,还能把自己饿着?”岳母每天衣不解带地陪在岳父身边,我们劝她回去歇歇,我们来照顾,她却连想都不想就拒绝了——“你们不细心,我不放心。”每天,打点滴的时候,岳母总是抓着岳父的手,而岳父呢,看岳母的眼神总是那么眷恋。

医院里的伙食不对岳父的胃口,岳母就经常到外面买岳父喜欢的吃食。吃饭的时候,岳母总要把这些菜推给岳父吃,说自己不喜欢。

岳父也不推辞,说吃就吃。吃到最后,他把碗一推,说吃不下去了,岳母才端起碗将剩下的吃掉。等到岳母去洗碗的时候,我好奇地问岳父:“你为啥非要剩给妈妈吃呢?”“我推让,她会吃吗?现在这样,不是很好吗?”

岳父出院后,岳母的性格彻底变了,再也不那么风风火火。她每天牵着岳父慢慢走着,挂在嘴边的都是慢字当头:咱不急,慢点儿走、慢些吃、慢些喝……我知道他俩早已经是秤不离砣、砣不离秤,谁也离不开谁了。

原来真正的爱,从不在轰轰烈烈的誓言里,而在岁岁年年的相守中。岁月会褪去芳华,岗位会迎来落幕,可陪伴从不会退休。半生磨合,彼此迁就,一饭一暖,朝夕相伴,这份藏在烟火岁月里的深情,质朴绵长,岁岁如初。

章中林/文

悟
一点



小时候以为长大是推开一扇通往明亮世界的门,却不知门后藏着许多个需要独自穿过的黄昏。那些说不清也解不开的的心事,并非什么巨大的悲伤,而是像梅雨时节薄薄的水汽,沾在衣角,萦在心头,是发不出芽的念头,是找不到词的感受。原来,这就是长大:一边走,一边在心底悄悄打着这些只有自己才懂的、温柔的结。

很多时候,我们之间的对话,表面平静如水,底下却是一场沉默的角力,像是投向各自沉默“回声壁”的声音,我们看似在听,实则只在等待那个能插话的间隙。而真正的倾听,是放下内心的独白,全然沉浸、理解与承接对方的世界,这份专注本身就是一份无言的礼物。

在一个脏乱的环境里待久了,人就容易变得懒散。一个干净的房间,不只是简单的住所,更是心灵的栖息滋养之地。周末,为住所来一次大清理吧,扔掉不需要的物品,将窗户擦得整洁明亮,物品摆放得井然有序。清理房间的过程,也是在打扫自己的内心。心情舒畅了,生活中的纠结,自会迎刃而解。

鲜花椒砸蒜

夜里下了一场雨,早晨我到郊外散步,经过老乡的小院,看见院门前几棵花椒树上,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青花椒。我轻敲院门,告诉那位老乡,想摘一把他家树上的鲜花椒。老乡很爽快,说:“你尽管摘就是,鲜花椒砸蒜,白豆腐一蘸,连老神仙都眼馋!”一下子把我逗乐了,这老乡真幽默!

这道小菜做法很简单,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做。麦收前后,房前院后的花椒结出了鲜果儿,随手摘上两串,冲洗干净,再剥几颗蒜。若是喜欢吃辣,再摘几个青辣椒,将这三样鲜物儿填入石臼子里,加入适量盐,咚咚咚杵上一阵,杵成黏稠稠、青绿绿的鲜蒜泥。然后把买来的老卤豆腐切成方块,入锅加热水,咕嘟咕嘟,咕嘟咕嘟滚上几滚,连汤带豆腐装盘上桌。用白嫩嫩、软糯糯的老豆腐,蘸鲜花椒砸的蒜泥,越吃越爽口,越吃越下饭,那感觉太美了!

越简单越纯朴的小食,越有味道。其实,人生也一样,简单而快乐地生活着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

刘琪瑞/文



君子不器

前一段时间,单位进行了一次中层岗位竞聘,选拔的标准非常严苛。竞聘结果公示在墙,我的名字也在其中。有人问我有什么秘诀,我平静地说了四个字:“君子不器。”

君子不器出自《论语·为政》,意思是说,一个人不应像器物一样,被局限在单一的功能或用途上。器物的特点在于“定”,做成杯便难成碗,铸为犁就难为剑。而人的可贵,正在于不被定型的可能性:既能深耕专业,又可跨界融合,以适应不同

岗位的需求。

记得我初入单位时,带我的师傅就说过:“知识在某些方面是互补的,要多多涉猎其他相关领域。”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。下班之余,我一头扎进书本里,自学了机械设计专业本科课程。

这次竞聘,我凭借三年苦读拿到的化学专业本科与机械专业本科双学位,在几百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正是这门“无用”的机械设计,在实践生产中给了我不少创新的火花。许多复杂问题的突破

口,都来自化学与机械的跨学科连接。当竞聘的机遇来临时,这种能力便化作了实实在在的竞争力。

这几年,“内卷”成为热词,“不器”倒像是给“内卷”提供了另一条出路。我们不妨主动拓宽自己的维度,哪怕暂时看不出用处,也是在为未来的可能性埋下伏笔。

君子不器其实是很多务实的生存策略。在这个存在多种不确定性的时代,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,才是让自己安身立命的铁饭碗。

阿和/文

“戒”短视频

手机屏幕上的时间跳到深夜11点,我惊觉自己又刷了两个小时的短视频。那些15秒的快乐像糖果纸一样在脑海里哗哗作响,却什么也没留下。眼睛酸涩得像进了沙子,可拇指还在机械地上划——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“玩物丧志”吧。

记得小时候我住在乡下外婆家,夏天的午后格外漫长。外婆坐在老槐树下剥豆子,青翠的豆粒噼里啪啦地落进搪瓷盆里。我趴在她膝头,看蚂蚁搬运饼干屑,一看就是小半天。那时候的时间是黏稠的,像刚从锅里盛出来的麦芽糖,能拉出长长的丝。外婆常说:“一寸光

阴一寸金,寸金难买寸光阴。”可那时的光阴,似乎怎么挥霍都用不完。

如今,我们的光阴被切割成15秒的碎片。等电梯时刷几个,排队买咖啡时刷几个,连上厕所都要刷几个。这些短视频就像嗑瓜子——嗑开一个,吃下去没什么感觉,手却停不下来。直到口干舌燥,才惊觉已经嗑了一整袋。

上周末去公园散步,看见一对老夫妻坐在长椅上。老太太织毛衣,老先生看报纸,偶尔说上两句话。一只流浪猫走过来,老先生掰了块面包给它,老太太嗔怪道:“又喂,它都让你喂胖

了。”两人相视而笑。这样的画面,在短视频里大概会被加速成30秒的“暖心日常”,可真正的温暖,恰恰需要时间来发酵。

我开始试着每天给自己留一段“离线时间”。起初很难,手指会不自觉地去找手机,像戒烟一样难熬。但慢慢地,我重新开始读书,一页页翻过去,纸页的沙声让人心安。周末我也会学着做菜,看着洋葱在油锅里变得透明,闻着蒜香慢慢飘满厨房。

放下手机,窗外的月光正好。这一次,我决定让时间回到它本该有的速度,慢慢流淌。短暂的碎片快乐只



会转瞬即逝,真正的丰盈与治愈,从来都藏在慢下来的时光里。戒掉喧嚣的即时欢愉,守住内心的清净与从容,我们才能真正看见生活、拥有生活。

郑显发/文